



Working Paper No. 201703

January 23, 2017

宋泓: songhong@cass.org.cn

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内容摘要: 文章使用博弈论研究了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结果发现: (1) 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 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 一超具有比其他强国优先的结盟以及阻止其他强国相互结盟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强国要么屈从于一超, 与其结盟; 要么独立发展。长期来看, 在和平的环境中, 潜力巨大的强国的成长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将会给现有国际格局带来冲击。(2) 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大国关系, 主要是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在这种格局下, 作为一个相对实力快速提升的新兴强国, 中国需要首先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做到不冲突、不对抗, 其次应与美国共同处理和管理好与日本的关系, 最后要和欧盟以及俄罗斯一道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3) 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关系, 只是众多大国关系中的一种类型。本文的研究为最近国内学术界所进行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案例。

关键词: 一超多强、国际格局、博弈论、合作与纷争

* 宋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当代亚太》, 2016年第4期。



一、引论：大国与国际格局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实力。按照实力的强弱，国家可以划分为大国和小国。根据大国数量的多少，国际关系格局表现为众多不同的形式，比如，一国独霸的霸权格局、两国对峙的冷战格局、三足鼎立的格局以及多强共存的格局等。

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决定各自的相对地位；而在既定的国际格局中，各国的相对地位又会对相关国家的实力提升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一种互动。

一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自身实力的较快扩张。这种实力的扩张既可能来自于增长，也可能来自于掠夺（如推行军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政策进行对外扩张），亦或是结盟。当然，当国家的实力提高到某种程度之后，其也可以通过构建对自身有利的国际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自我实力扩张。其二是在自身实力不变的情况下，削弱其他国家的实力。比如，挑起强国之间的纷争以坐收渔翁之利，或者建立合适的国际体系以约束和限制潜在强国的成长和扩张等。

在上述两方面中，国家实力增长的最重要来源是自身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综合实力的增长，其他形式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这种增长及其潜力。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单靠挑拨离间、野蛮的掠夺，或者结盟来增加相对实力，一方面需要自身首先具备一定的实力（否则是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战略追求的），另一方面这些手段也是不可持续的。至于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体系，则更是只有少数大国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资格。

从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进程是这种实力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之一。在这一进程中，国家的相对实力会获得较快增长；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增长会趋缓。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科学技术和研发活动所推动的新产业革命也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实力。比如，



美国所推动的计算机技术革命就大大增强了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这也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非常重视科技研发以及创新的原因。

但是，工业化进程的完成与否是一个国家自身综合实力增长的分水岭。完成这个过程的国家，依国家规模的大小，会演变成为一个强国或者大国，并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这个地位；而没有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则属于弱小国家，即便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因此，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推行的工业化进程是导致国家之间相对实力变化的主导因素之一。随着一个潜在大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顺利完成，国际关系格局将会面临重大调整。

二、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一）不同国际格局下的合作与纷争

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各个国家的生存和实力增长空间是有所不同的。在特定的国际格局和一国的实力以及地位的背景下，该国所采取的不同的对外合作战略也会给自身带来不同的发展机遇。

当前，国家间的合作和国际治理主要围绕着维持和增加相关国家的相对实力展开，这可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呈现竞争和均衡的状态，合作很少。只有在非常特殊和急迫的情况下，大国间才会进行合作。比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之间的结盟。此外，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已经释放出来，并经过了最盛时期的情况下，也会寻求和某些大国的长期合作，以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如二战后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一般情况下，这些大国主要是进行实力的独自积累，无法维护或者



增加自身实力的大国将逐渐式微。其二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合作。这类合作较多，但大多都是不对称的合作。因为在这种格局中，小国的主要战略是与大国结盟，自己很少能够独立生存，特别是在崇尚实力的环境中。

比如，在单一的霸权格局下，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都是在该霸权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并且只要该霸权国存在，国际格局就会保持稳定，也会存在国际合作，否则就会出现纷争。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其他国家则搭其便车，而霸权国之所以愿意单独提供这种产品也是为了获得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利益。

那么，当霸权国不复存在时，国际格局是否稳定、又如何演进呢？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发展的国际机制功能理论认为，与其说是霸权国家，不如说是霸权国领导下建立的国际机制在维系着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霸权国的衰落与其所倡导的国际机制的衰落之间存在一个时滞。在这个时滞期间，霸权国家及其所倡导的国际机制仍然会维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和平。显然，这种理论只是考虑了霸权国衰退后的“较短时期内”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情形。

又如，在二战后的冷战两极格局下，美苏两国都分别建立了相互独立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体系。同时，在很多问题上，这两个超级大国又高度敏感而且相互依存：每一方都预设对方的反应，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借用经济学中双头垄断的情形来描述，就是每一方都拥有一个有关对方行动的反应函数，这两个反应函数的交集则形成两者的一种均衡或者均势。其他国家要么是加入到美苏领导的集团中来，要么是保持独立，如建立不结盟集团等，以谋求自身的发展。

再比如多强并存的情形。历史上，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就出现过五国或者更多大国并存且主导国际事务的现象。在这种格局下，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均衡状态，即一种相互力量的均势。这些大国试图和平共处，时而也会为了争夺领导权而陷入纷争；



而对其他弱小国家则实行殖民统治，或者进行野蛮的掠夺。

与冷战后国际形势更相近的是一超多强的格局，即只有一个超级强国或者准霸权国家，另外存在几个强国以及其他更多小国的情形。这种情形下的国际合作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但是，当前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这种合作。本文将集中讨论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合作，而对于一超或者多强与其他小国合作的情形则进行简化处理。

（二）一超多强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为了分析一超多强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我们做出如下定义和假定：

1. 定义：超级大国是指实力相当于两个以上强国的国家（而霸权国家是指实力相当于三个以上强国的国家）；强国是指实力相当于两个以上一般国家的国家。

2. 假定：

（1）一超多强的格局是指存在一个超级国家和三个强国的情形，即一超三强的格局。

（2）根据如上定义，为了简便起见，本文对于一超三强的实力分别作出如下具体设定，即 9, 3, 4, 4。这里，数字大小只反映各国的绝对实力，即一超为 9；强国一实力为 3，强国二和强国三的实力均为 4。这种实力格局意味着没有一个强国能够单独挑战一超的地位，同时，任何联合的两强都可以形成对于一超的威胁。

（3）国家的对外战略有三种，即合作、投降和纷争。其中，两个国家如果同时选择合作、投降或者战争，则很容易形成稳定的战略对应，但是对于不同的交叉型战略的配对，则会出现很多不稳定的变化和演化。这里我们进一步假定：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投降战略，则另一个



国家都会乐于接受，并在对方也选择投降战略的时候，形成一种各自独立发展的配对。同时，在一个国家选择战争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要么奉陪到底，进行战争。

(4)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合作时，各自得到合作方中实力较小的一方实力的三分之二；纷争时，各自损失纷争方中实力较小的一方的实力的三分之二。一国选择投降战略时将损失自身实力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两强之间的纷争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对一超和其他多强有利；超强之间的纷争也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并对其他强国有利——强国的地位有可能丧失，同时一超的地位也有可能受到侵蚀。

(5)一超多强之间相互博弈的底线是现有地位的丧失：一超转变为普通强国；强国转变为一个普通国家；普通国家的实力假定为0。

(6)每个国家所进行的博弈都是为了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博弈的边界约束是国家的实力不能为负值，即比普通国家还要差的状态。

(7)一超多强之间相互博弈引发相关国家的相对实力发生颠覆性变化时，其他国家会采取阻止行动。

我们首先分析一超和强国一之间的博弈。在一超选择合作战略时，(1)如果强国一也选择合作，则两国会实现双赢，双方均得到(2, 2)的最高值；(2)但如果强国一选择纷争，则一超要么是被激怒，结果超强之间进行战争，形成两败俱伤的结果(-2, -2)；要么是一超投降，形成(3, -3)。(宋老师，我的理解是，括号内的结果应该是博弈后双方所得的结果，数字跟您的算法有偏差，请您核实。下同。任老师，这里的博弈结果没错。数字显示的是博弈后双方实力增减的情况，下同。)显然，对于一超而言，战争战略更好。在一超选择纷争时，(1)如果强国一选择合作，在得不到一超的积极回应时(即为合作，为如上的共赢情形)，



结果有这样几种可能：其一，强国一会将合作演变成附和一超，即投降政策，形成 $(-1, 1)$ 的结果；其二，强国一奋起反抗，将合作策略转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战争，得到 $(-2, -2)$ 的结果。显然，经过权衡比较后，一超会接受强国一的投降选择，从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表 1 各方实力的净变化：一超多强格局下的超强博弈支付矩阵

	一超：合作	一超：投降	一超：纷争
强国一：合作	2, 2	3, -3	-1, 1
强国一：投降	-1, 1	0, 0	-1, 1
强国一：纷争	-2, -2	3, -3	-2, -2

经过简单的博弈推演，结果表明：对于一超和强国一而言，合作战略都要优于纷争战略。在删除掉纷争战略之后，对于一超和强国一而言，则只有一种占优战略，即合作。一超与强国一的博弈具有不对称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强国一选择纷争策略时，一超会奉陪到底；其二，一超选择纷争时，强国一会选择投降策略，而不会抗争到底，并且一超与强国一的实力差别越大，情况越是如此。

其次来分析一超多强格局下强强之间的博弈。在强国二选择合作战略时，如果强国一也采取相同的战略，则会实现双赢，达到 $(2, 2)$ ；如果强国一采取纷争战略，那么，强国二要么毫不妥协，也采取纷争战略，得到 $(-2, -2)$ ；或者强国二选择投降战略，从而得到 $(-1 \frac{1}{3}, 1 \frac{1}{3})$ 。经过权衡之后，有意思的结果随之出现，即强国二的投降战略更好。在强国二采取纷争战略的时候，强国一要么选择投降战略，从而得到 $(1, -1)$ ；要么选择战争，得到 $(-2, -2)$ 。显然，投降战略更有利。在任何一个强国选择投降战略时，另一个国家都会乐于接受。因此，强国之间的博弈也有一个占优的战略，即合作。



表 2 各方实力的净变化：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强强博弈支付矩阵

	强国一：合作	强国一：投降	强国一：纷争
强国二：合作	2, 2	1, -1	$-1\frac{1}{3}, 1\frac{1}{3}$
强国二：投降	$-1\frac{1}{3}, 1\frac{1}{3}$	0, 0	$-1\frac{1}{3}, 1\frac{1}{3}$
强国二：纷争	1, -1	1, -1	-2, -2

经过了以上的超强以及强强博弈之后，一超三强格局下的各国相对实力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下表汇总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后的相对实力变化结果。

表 3 相对实力的变化：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合作和纷争

博弈对象 博弈主体	一超：9	强国一：3	强国二：4	强国三：4
一超，9		5, 6, 1	$6\frac{2}{3}, 7, 1\frac{1}{3}$	$6\frac{2}{3}, 7, 1\frac{1}{3}$
强国一，3	11, 10, 7		6, 5, 2	6, 5, 2
强国二，4	$11\frac{2}{3}, 10\frac{1}{3}, 6\frac{1}{3}$	5, $4\frac{1}{3}, 1$		$6\frac{2}{3}, 5\frac{1}{3}, 1\frac{1}{3}$
强国三，4	$11\frac{2}{3}, 10\frac{1}{3}, 6\frac{1}{3}$	5, $4\frac{1}{3}, 1$	$6\frac{2}{3}, 5\frac{1}{3}, 1\frac{1}{3}$	

说明：表内数字以纵向（列）的选择为主，如，一超的选择是第二列。数据中的第一个表示对方选择合作时一超博弈后的实力，第二个表示对方投降时一超博弈后的实力，第三个表示对方纷争时一超博弈后的实力。其他类似。

从表 3 可知，一超如果和多强分别采取斗争方式的话，则会丧失自己的一超地位，使自己降级为一个强国。相反，如果采取合作战略或者迫使其他强国投降，则可以获得霸权国地位（接近于其他三个强国的联合实力）。对于强国而言，两强纷争将会使其丧失强国地位，而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而如果要以卵击石，和一超竞争到底，则会亡国。相反，如果两个强国



联合，或者一个强国投降的话，则可以抗衡一超。

表 4 给出了现有的超级强国（实力为 9）和强强联合所形成的新的准超级强国（实力为 $6\frac{2}{3}$ ）之间的博弈情况。表中每种战略下的收益和损失都大大提高了。这意味着，在此种情况下，每一种战略的选择都关乎着这个国家的相对实力的剧烈变化。即便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投降战略，也会将现有的超级大国消耗为一个普通强国（如果另一方没有选择投降战略的话），而任何一方所引发的纷争战略组合都会引发双方实力的巨大损耗。显然，这两个国家都会尽力避免这种形式的超级赌博。

表 4 各方实力净变化：超超博弈支付矩阵

	超级强国一： 合作	超级强国一： 投降	超级强国一： 纷争
准超级强国二： —合作	$4\frac{4}{9}, 4\frac{4}{9}$	3, -3	$-2\frac{2}{9}, 2\frac{2}{9}$
准超级强国二： —投降	$-2\frac{2}{9}, 2\frac{2}{9}$	0, 0	$-2\frac{2}{9}, 2\frac{2}{9}$
准超级强国二： —纷争	3, -3	3, -3	$-4\frac{4}{9}, -4\frac{4}{9}$

在一超多强格局中，最具特色的关系有两点：其一，各个国家都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变化非常敏感。当这种相对实力变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发反应性战略调整。这种调整既会发生在一超身上，也会发生在诸强身上。比如，一超会在自身的相对实力优势缩小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比如 3 的时候），对强国实力的提升采取阻止行为；类似地，其他强国也有类似的容忍区间，比如其他强国的相对实力扩大到 3 以上的时候，对其采取阻止行为。



由此根据前文的假定和分析，一超会对于强强联合，或者一个强国对于另一个强国投降的情形采取阻止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强国的占优战略也会发生改变。我们以表 3 中强国二和强国三合作时的情形作为例子（此时形成的准强国实力为 $6\frac{2}{3}$ ，超出了一超对于相对实力变化的容忍范围（3）），来分析一超采取干预情形的博弈，由此得到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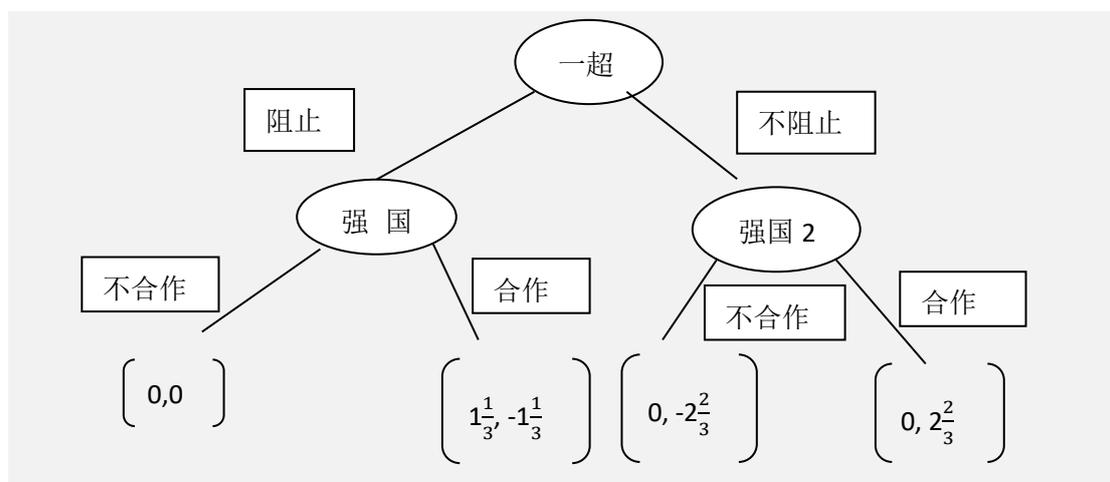


图 1 考虑到一超干预情况的强强合作

在一超不阻止的情况下，强国二的最优选择是和其他强国进行合作（这里设定是与强国三合作），从而获得 $2\frac{2}{3}$ 的实力增进（强国二和强国三的博弈结果见表 2）；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不合作的战略，则会有 $2\frac{2}{3}$ 的实力损失。但是，如果出现一超阻止的情况，而强国二仍然选择合作，则就会带来 $1\frac{1}{3}$ 的实力损失（参见表 1 一超采取纷争战略时强国一所采取投降策略的情形），而一超则会获得 $1\frac{1}{3}$ 的实力增进。如果强国二采取不与其他强国结盟的战略，则各方都不会有损失，也不会有实力的提升，各自独立发展。因此，在一超干预的情况下，强国二的占优战略就是不与其他强国结盟，即：（阻止，不合作）=（0, 0）战略。

类似地，其他强国也会对于强国二与某些强国的结盟采取干预。与一超相比，这种干预也许不那么直接、效果也许也不那么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发挥某种程度的影响。这样，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强国基本的战略就是独立发展。



其二，一超多强格局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对称性。比如，对于一超与某强国的结盟，其他强国很难阻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1）一超本身的实力已经比现有的强国高出若干，因此很难有强国将这种相对实力的进一步扩大作为一个反应标的。（2）即便是强国想采取干预措施，比如联合其他强国，选择也非常有限。在本文中，只有强国二和强国三的联合才会对于一超现有的实力构成一些挑战（9 对 $6\frac{2}{3}$ ）。而如果一超和其他强国联合，比如和强国中实力最弱的强国一联合，其实力也会增加到 11（ $9+2$ ），从而造成 11 对 $6\frac{2}{3}$ 的结果，强国二的反应显然有些无济于事。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强国这么做只会招致一超及其强国的联合反对，从而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一超多强格局中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与单个国家的合作中，其他国家都要以一超的战略选择作为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类似于经济学中斯塔伯格（Stackelberg）领导者—跟随者博弈——一超是领导者，其他国家都是跟随者。（2）在整个国际格局中，与不同强国结盟似乎只是一超的权利。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结盟都会对一超的地位形成威胁，并引发一超的反对。因此，只有一超可以自由进行优先的结盟或者合作：既可以和某些强国，形成超强合作，也可以和其他弱小国家进行结盟。其他强国则很少具有这种权利或者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一超的最佳战略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先结盟或者合作的权利，来防范其他强国的联合以及挑战，维持甚至强化自己的一超地位。具体来讲，这种战略可以通过广泛结盟来实现。比如，一超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轴辐”体系——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准霸权地位，控制多强的扩展以及对于当前体系的颠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一石双鸟的选择：既可以尽可能和更多的强国结盟，增强自身的实力，也可以阻止强国之间的联合。如果无法结盟的话，也要维持各个强国独自发展的情形。当然，如果诸强之间进行激烈纷争，也是一超所乐见的。一超最差战略是直接和一强或者诸强纷争，从而导致一超地位的丧失甚至亡国。同时，如果一超采取投降战略，也会形成有利于其他强国快速成长的宽松环境，有养虎为患之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引论一：一超多强格局下，由于具有优先的结盟权利，一超可以形成独立的盟国体系。

如前所述，一超多强格局下，若任何两个强国通过采取合作的战略并实现了双赢，就一定会对一超的地位形成挑战，并引发一超的强烈反应。那么，一超多强下的强国会采取何种战略呢？采取合作战略会受到一超的反对，而采取纷争则会两败俱伤，为此，强国不得不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小心翼翼独自发展。

但是，不同强国的成长潜力是不同的。从这方面来看，多强可以大体分为两类：其一是具有潜力成长为一超并挑战一超地位，甚至是现有国际关系格局的强国；其二是成长潜力有限，不具有挑战一超潜力的强国。不同类型的强国所采取的战略也会不同。

对于成长潜力巨大的强国而言，其最好的战略是独自发展，或者与一超结盟。这类强国总是适应现有国际格局的强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自己是首要选择。不要轻易挑战一超，也不要轻易与多强结盟。挑战一超，或者和一超进行单独的讨价还价都是下策。

而对于成长潜力有限的强国而言，其最好的战略是和现有的一超结盟，这样既可以轻松维护自身强国的地位，也可以避免由纷争所带来的国力减损。同时，由于本国的发展潜力已经基本用尽，因此，选择独立发展也不是最优选择。除了不要挑战一超以外，此类强国也不要和其他强国结盟。因为这样会招致一超的报复和限制，其效果适得其反。

引论二：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强国倾向于选择独自发展的道路。但是，对于成长潜力有限的强国而言，和一超结盟（如果一超接受的话）也许会更好。

另外，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强国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三重性：其一，强国之间的关系本身；



其二，其总是从属于各自与一超之间的关系；其三，也受到与其他强国关系的间接影响（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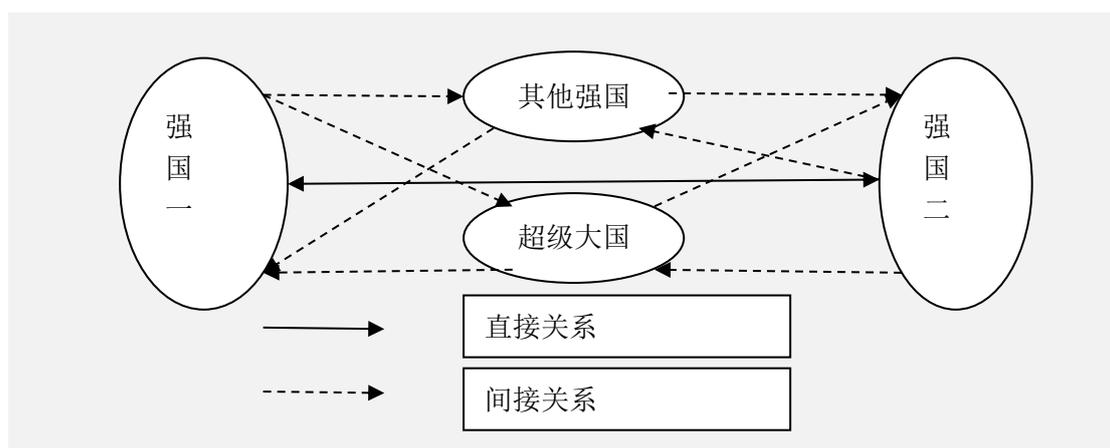


图2 一超多强下的强国之间关系的三重性

（三）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瓦解和更迭

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最终会促使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但是，这种格局形成的具体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某个关键时期内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剧烈调整。在此期间往往出现的是战争、结盟或者投降。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大国对外战略中的结盟、投降和战争，虽然是非常极端的情形，但在塑造新的国际格局的关键时期却是常态。

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原因在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要从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是非常困难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偶然的因素。比如，某国率先进行了工业化，开辟和控制了新的运行航线，或者创造、发明以及大量使用了某项军事技术或者策略从而在征战中胜出，等等。最近的例子则是，二战后欧洲列强两败俱伤，美国因而迅速崛起，以及美苏冷战中苏联的崩溃造成美国的一国独霸。

与此相伴随，一超多强格局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其他强国对于一超相对实



力的超越是一个很艰难、很漫长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一旦一国坐大成长为超级大国，其就会采取联盟体系，构建有利于继续扩大自身实力（至少是维护自身实力）的国际秩序。（2）一超相对实力上的优势在短期内很难被他国超越。（3）具有潜力成长为超级大国，从而挑战现有一超的国家很少。（4）即便是有潜在的超级大国，它们也只能通过自身的积累来提高实力，而很难通过构建自身联盟体系的形式来挑战现有的超级大国。

即便如此，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还是会引发现有一超多强格局的瓦解。引起这种瓦解的原因很多，一超实力所依靠的因素逐渐式微就是原因之一。比如，率先完成工业化的优势会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扩散而被削弱，对于某项军事技术的控制会因为其国际传播而失效，对于国际航道的控制也会因为新的航道的开拓而失去作用，等等。总之，引发超级大国崛起的因素也最终会导致其衰败，甚或崩溃。在此过程中，潜在的大国也在崛起，各国之间的纷争也会消损超级大国的实力等。

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平衡被打破后，国际权力的更迭就会发生。但是，现有强权是否会强力阻止这种权力的更迭、是否愿意以和平方式进行权力更迭呢？正如国内的权力更迭一样，没有强有力的国际机制能够保障这种更迭能够顺利、平稳地推进。

既然相对实力的变化是一超多强格局形成、瓦解以及更迭的促成因素，那么，现有的一超多强格局下，大国、甚至潜在的超级大国成长的环境如何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现有的一超的战略，以及潜在超级大国和现有一超的关系。首先，如果强国是和现有的一超结盟，那么，其成长的环境显然会对其非常有利，并可实现比较快速的崛起，如二战后在美国支持下欧洲以及日本的重新崛起。其次，即便是没有和一超结盟，潜在超级大国也会享受一超所创建的现有国际秩序和安全等公共产品，并谋得自身的快速发展。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参与国际经济进程获得快速发展。最后，如果潜在超级大国和现有的一超对立，甚至出现纷争，则其成长的环境会比较艰难、甚至很难成长起来。当然，现有一超多强格局的稳定性，比如，一超自身的实力维持、一超与其他强国的关系以及其他强国的相对实力变化



幅度等，也都会影响潜在超级大国的成长。

然而无论如何，国际格局所塑造的国际环境只是影响大国、尤其是潜在超级大国成长的一个外部因素而已，该国内部的因素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曾有许多国家都接受了其他国家的长期、大规模的援助，但是它们依然贫困如初，原因皆在于此。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崛起是靠其他国家的援助实现的。因此，尽管一超多强格局形成之后，一超会竭力维持自己现有的地位，阻止其他潜在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对自己超级大国地位形成挑战，但是，人口数量庞大、国土面积广阔的潜在超级大国能否崛起，以及在多长时间内崛起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其国家内部的改变和发展动力。一旦这种内在动力（momentum）被激发起来，其影响力将很难阻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相对实力的不断增强，在此类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在某个节点上，总是会引发与现有一超关系的大调整：一超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和阻止该国的崛起，从而延缓其（如果不能阻止的话）对于自身地位的挑战。典型的方式包括：收紧对于该国的合作，并越来越严苛；挑起该国与邻国的纷争，消耗其实力，干扰甚至阻止其崛起进程；挑起该国内乱；甚或直接与该国发生纷争等。

如果这些努力仍然不能阻止潜在超级大国的崛起，那么，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将发生更迭，从而旧的格局会瓦解，新的格局会形成。这种更迭和改变是否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呢？历史上，有很多次这类调整都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未来的这种调整能否避免类似的“修昔底德陷阱”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三、一超四强格局下的中美对外关系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目前的一超四强格局进行简略分析，并对于其中的中美对外关系加以评述。

（一）美欧中俄日一超四强格局的形成及其演进

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中，国际格局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一战和二战大大削弱了欧洲列强的实力，并直接导致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苏联的崛起，国际格局从多极转变成两极。二战后，世界进入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体系瓦解，美国不但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享有霸权国家的地位。虽然经历了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反恐战争，尤其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削弱，但是从现有的实力来看，在美欧中俄日所构成的国际格局中，美国无疑仍处在一超地位，其他四方则属于强国。也就是说，世界处在一超四强格局之中。



表 5 一超四强的综合实力及其潜力

国家(组织)	人口 (亿, 2014 年)	陆地面积 (百万 平方公里, 2014 年)	国内 生产总值 (GDP, 万 亿美元, 2014 年, 现价)	对外贸(万亿美元, 2014 年)		军 费支出 (亿美 元, 2014 年, 现 价)	科 技实力 (PCT 专 利申请 数, 2014 年)	工业 化进程(工 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 例, 2012/13 年)
				出口	进口			
美国	3.19	914.74	17.35	1.62	2.41	6099.14	61492	20.98% (2012)
欧盟	5.08 (2011)	423.66	18.53	2.26	2.23	2331.75	46333	24.27% (2013)
中国	13.68	932.75	10.36	2.34	1.96	2163.71	25539	43.89% (2013)
俄罗斯	1.44	1637.69	1.86	0.50	0.31	844.62	890	36.27% (2013)
日本	1.27	36.45	4.60	0.68	0.82	457.76	42459	25.60% (2012)

资料来源：(1) 人口和 GDP 数据参见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nk,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1/weodata/index.aspx>; 陆地面积和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参见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2) 科技实力栏目中的 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的英文缩写, 是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专利申请数据来自 WIPO 中的 PCT 数据库中的数据, 参见“2015PCT Yearly Review-The International Patent System”,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01_2015.pdf (3) 军事实力, 用 2014 年的军事支出表示, 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4) 贸易数据参见，WTO trade databank, <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Language=E>。

说明：(1) 在潜在综合实力方面，本文特别选用了“工业化进程”指标。之所以选用这个指标，是因为工业化进程是促使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最重要手段之一。(2) 欧盟的科技实力，是用 2014 年 PCT 专利申请中的前 15 国家中的 8 个欧盟成员（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的总和数来代表的。同样地，欧盟的军事实力也是这 8 个成员的军费支出来代表的。

以一超四强现有的实力和发展潜力来看，这种结构还会不断演化。如果以现有的强国、尤其作为一超的美国作为参照，那么，只有具有大洲性面积、人口众多、完成或者接近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才有希望和潜力成长为影响国际格局的大国。从上述指标来看，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已经或者接近完成工业化进程的俄罗斯和日本将会逐渐式微。按照其实力，两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强盛的历史时期似乎已经过去。欧洲国家则通过欧盟的统一进程重新崛起，并逐渐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而深度的工业化进程将促使中国这一历史古国重新崛起。

长期来看，这种一超四强的格局会逐渐向“美、欧、中”三强鼎立的格局演化。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欧美日之间的军事联盟因缺乏共同的挑战，虽然仍然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终将逐渐弱化，甚至解体。由此，欧盟和日本会逐渐独立，与此同时，美国则会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具体表现为，军事上为传统盟友所提供的协防开支，以及为维持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开支将会大大减少；美元的超级货币地位也会向与美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方向回归。其二，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还会进一步推进，更多的中东欧国家会加入进来。通过新成员的增加以及内部的经济整合，欧盟的相对实力还会有所提升。其三，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中国将会持续蓬勃发展。最突出的一个证据是，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经和美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随着工业化的逐渐推进，在未来 10 多年中，中国也将在经济规模、科技以及军事方面逐渐赶上来。



（二）一超四强格局下的中美对外关系

虽然现有的一超四强格局如何演进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为了简化起见，在应用前述结论的基础上，以下集中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对外关系变化。

首先，从一超的角度来看，如前文所述，美国拥有随意地和其他四强建立合作、甚至联盟关系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其他四个强国则不具备。

美国已经与欧盟和日本建立了联盟关系。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体系之内，美国已经在按照一超多强的格局塑造和构建了西方体系，即以自身为轴心建立各种联盟体系，既可以防止潜在强国之间的结盟，从而威胁自己的一超地位，还可以凝聚力量，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对抗苏联。冷战结束之后，这种“轴辐”联盟体系更成为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基石。在欧洲，美国以北约为基础不断进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引发了与俄罗斯的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在亚洲，美国最近几年也积极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制约和限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的这种做法所面临的挑战在于：第一，冷战结束之后联盟关系的合法性面临挑战。苏联解体之后，欧盟似乎越来越独立，北约存在的必要性也面临质疑。长远来讲，在没有强敌威胁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北约及其在欧洲军事和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是美国与欧洲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二，在与日本的关系上，美国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如果随着冷战结束解除与日本的联盟关系，允许其转变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日本经济的独立性会增强，美日关系也会正常化或降格。其二，继续加强与日本的联盟关系，表面上是以朝鲜的威胁为借口，实际上是为了牵制中国，结果对于日本的控制会加强。目前，美国似乎在协调这两种选择，



并且推进得也不错。为了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美国在利用日本——军事上，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经济上，强力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反过来，日本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战略，矢志不渝地推进自己的目标，即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转化为一个“正常国家”。美日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不惜开罪中国，以实现各自的目标。

第三，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虽然美国和北约非常强势，但是，会不会重新将俄罗斯推向对立面，甚至促使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盟或者中国结盟呢？这是美国需要认真应对的。

第四，在与中国的关系上，美国面临着诸多挑战：（1）与苏联不同，对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遏制是不足取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谋求与美国的全面对抗，还因为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因而直接遏制不一定会发挥作用，同时还可能会损害自身的利益。（2）中国自身潜力巨大，长期对抗将会直接危及美国的一超地位。但如果对中国的发展熟视无睹、继续放任，其引发的挑战就会很快到来。这样，在适度合作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保持高度警惕，防范、甚至限制似乎就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基调之一。

其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一超四强的格局下，尤其是在未来潜在的三强鼎立的图景中，中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作为内在发展潜力巨大、成长迅速，并且崛起之势不可阻挡的发展中国家，若假以时日，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相对实力将会大大提升。因此，坚持自身的稳定、快速和健康发展，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而采取跟随、与某个强国或者一超结盟、或者与其他大国发生纷争的战略等都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会引发美国的激烈反应，或者带来两败俱伤的恶果，丧失自己的战略发展空间，摧毁自身的发展态势。

在与美国的关系上，中国应继续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既维护自身的独立，又进行积极的合作。中国要极力避免这样的一种后果，即不要使美国将自己确定为敌人，从而重新构建新的联盟关系，或者合法化现有联盟关系。2013年9月24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



王毅外长将这种关系非常贴切地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过去几年中，这种概括成为拟议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其核心就是要美国平和对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和模式要求别人，给予中国和平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要求和约束中国自身不要和美国激烈对抗，要求同存异，斗而不破。

在与欧盟的关系上，中国一方面要加强双边互信，深化战略合作，另一方面也要支持欧盟相对于美国的独立化努力。一个独立的欧洲对于中国有利。

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中国要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科技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在俄罗斯与北约以及美国的斗争中，也要更加坚定和明确地支持俄罗斯。

在与日本的关系上，中国要坚决斗争，持续打击。近代史上，对于中国造成最深、最广伤害的国家就是日本。冷战时期，美国基于自身狭隘的战略利益，偏袒日本，支持其重新崛起，而没有彻底清算其军国主义的遗毒，使得日本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反思自己的罪行。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日本更是甘愿做美国制衡中国的马前卒，并将中日之间有关历史和领土问题公开化。中日两国几十年建立的脆弱信任基础面临严重挑战。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和斗争，另一方面也要为其勾画出一个未来的发展空间，以逐渐适应一个越来越“正常化”的日本。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崛起，日本也终将回归二三流强国的本色。

总之，在现有的一超四强格局下，美国依然保持着随意结盟、联合或者压制其他强国的独特优势。和美国处理好关系是所有其他强国的优先选择。这是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不同于历史上的多极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似乎具有在欧洲选定俄罗斯、在亚太选择中国重新作为其战略对手倾向，以维持其现有联盟关系的合法性。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也不能随意地对抗一个强国、尤其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因为这样做，也可能会消耗自身的实力，甚至使自身沦为一个普通大国。



在经历了近代的屈辱历史之后，中国正在重新崛起，现在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头：一方面，在国内面临着经济转型以及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跃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其他大国的反应至关重要。如何顺利实现这种转型，以及促使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接纳这种崛起，是中国甚或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四、结论及启示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1. 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单极、二极以及多极世界都不同。其中，一超实力明显超出，并具有随意和其他强国联合、结盟的优势。而其他强国则只能主要依靠自我积累来增强实力，并和一超以及其他强国保持一定距离。
2. 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会促使现有的一超多强格局的瓦解、主导大国之间的权力更迭以及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但是，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自发状态下”进行的，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滑向灾难性战争的可能。
3. 当今世界处在美欧中俄日一超四强格局之中，美国占据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只有欧盟和中国具有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能力。在经济和科技方面，欧盟实际上已经实现与美国的平等，而中国则尚处在上升过程之中。

现有的一超四强格局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面临自身的挑战和难题：美国的发展模式以及一超地位能够维持多久？欧债危机下欧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新崛起？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和日本能否重新定位和焕发活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这一格局的延续和演变。



4.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为了实现顺利崛起和发展，首先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在不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条件下，也要尽量处理好与美国的盟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与它们发生的直接冲突所可能引发的与美国的间接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将进入摩擦时期，管控好双边关系非常重要。其次，要善于和敢于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与日本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需要从这样一个尴尬中观察日本的处境，即如果脱离美国，日本将在短期内很难弥补在安全和防务方面的空缺，因此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扩充军备；而这样做又会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洲人民的激烈反对，并恶化与这些国家关系，限制其回归“正常国家”、回归亚洲的空间。相反，如果日本进一步依赖于美国，则会变成美国限制、对抗中国的马前卒，并直接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和信任基础。这样，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将进入到动荡期。也许，只有中美两国能够决定日本的未来走向。最后，中国要在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与欧盟加强合作，在对抗美国单边主义和俄罗斯加强合作。
5. 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很不稳定，具有很多不同的前景，尤其是在潜在大国崛起的冲击之下。本文的简化分析具有探索性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IGI 简介：国际问题研究系列（Inside Global Issue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组织和发布的。该系列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主要成员包括余永定研究员、宋泓研究员、姚枝仲研究员、倪月菊研究员、田丰研究员、东艳研究员、李春顶副研究员、高凌云副研究员、马涛副研究员、张琳博士和苏庆义副研究员。

声明：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

欢迎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订阅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iwep_ite，名称：社科国贸）

